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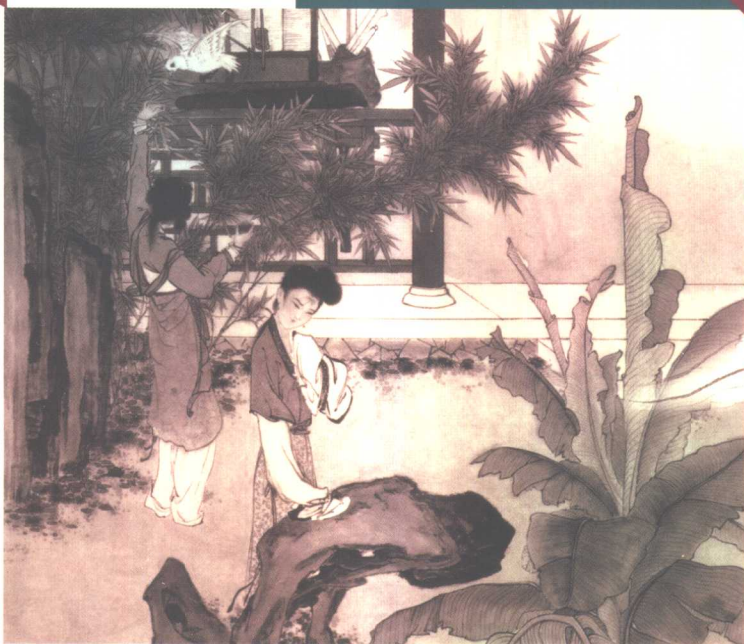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

降珠还泪

【红楼梦】与民俗文化

王齐洲
余兰兰 著
李晓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降珠还泪

《红楼梦》与民俗文化

王齐洲 余兰兰 李晓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王齐洲、余兰兰、
李晓晖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5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陈文新、汪玢玲主编)
ISBN 7-207-05934-5

I. 红… II. 王…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419 号

责任编辑:陈春江 李春兰
封面设计:叶 方
版式设计:王宇彤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

主编 陈文新 汪玢玲

绛珠还泪

Jiangzhu Huanlei

——《红楼梦》与民俗文化

王齐洲 余兰兰 李晓晖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mcbs@yeah. 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0 000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934-5/G·1358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齐洲，男，1951年生，湖北洪湖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古典小说新探》、《湖北文学史》（合作）、《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等专著多部，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和省部级社科成果奖多项。



总 序

——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套丛书，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其起点往往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也是如此。与一般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希望看到这样一套丛书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驾鹤西去，未能亲自指导编撰工作和目睹这套丛书问世。

1985年10月，《文史知识》刊发了钟敬文先生的“答《文史知识》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题为《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他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和“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其结论是：“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该相互沟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丰富古典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角度无疑会有裨益。”其高屋建瓴的概括确立了编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指导思想。

民俗学的关注领域，主要在三个方面：“（1）风俗方面（如衣服、食物、建筑、婚嫁、丧葬、时令的礼节……）；（2）宗教方面（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香会、赛会……）；（3）文艺方面（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故事、谚语、谐语……）。”（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





化》，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两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可从“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如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吴均《续齐谐记》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周去非《岭外代答》的斗鸡，离开了对这些民俗现象的了解，我们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就会留下空白或死角。第(3)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可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在中国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诸如《诗经》中的《国风》、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由后人补述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明清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中国文学的若干体裁，也多是民间文学衍生发展而来的，例如楚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追溯其谱系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熹也认为《九歌》的前身是民间祭歌。这样一些事实表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不仅承认这种关系，而且深入地考察这种关系，以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崭新局面。

五四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关注文艺民俗学的学者。鲁迅是其中较早而卓有建树的一位。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系统梳理“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在现代学术史上开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先河。闻一多在用民俗学观点阐释中国古代神话方面用力尤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作《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解决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至于数以十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





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其中涉及《国风》、楚辞、汉魏乐府、宋元明清讲唱文学、明清章回小说的部分亦占相当比重。若干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更蔚为大观。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文艺民俗学研究已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其缺憾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我们对“一般古典文学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考察甚少。文艺民俗学研究，如日本民俗学家井之口章次在《民证学的位置》一文中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向：“第一方向，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为此要借助于民俗学。第二个方向，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因为在现实上，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第三个方向，再进一步，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也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转引自陈勤建：《民俗学研究评述》，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163页）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等属于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即文学源流研究，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名著从民间传承到文人写定的种种细致考察属于这一方向；比较而言，第三个方向较为薄弱，在文献民俗学即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方面，我们还不够自觉，远远谈不上系统研究。第二，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因此出现了若干阐释偏差。比如，我们对唐代元稹《莺莺传》的误读即因忽视习惯法（不成文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造成。在许多读者看来，张生是一个“文过饰非”的负心郎。其实，张生与崔莺莺分手，乃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五说：“（张与）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有情人，惟其



如此，他们“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那么，是什么社会压力迫使崔、张分离的呢？简单地说，即习惯法。按照习惯法，一个私奔的女子是没有资格成为妻子的。我们注意到，莺莺在私下与张生结合后，她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指望张生把她当做正式的妻子来对待；她一再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中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这说明，习惯法是严厉禁止私奔的。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即以“止淫奔”为宗旨。诗用了一位具有莺莺类似遭遇的女子的口吻述说往事、吐露悲怨：“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这位女子终于未能成为正式的妻子，而莺莺更主动断绝了与张生的联系。她们不可能越过习惯法的障碍。我们过去一味地指责张生，熟视无睹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张生虽然不得已抛弃了莺莺，但他依然深深地爱她。对《莺莺传》的误读提示我们：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编撰，即旨在从上述两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推进文艺民俗学研究。其一，丛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如《三国演义》的关羽崇拜、《水浒传》的江湖习尚、《西游记》的民间信仰世界、《金瓶梅》的市井民俗、《聊斋志异》的狐鬼故事、《红楼梦》的人生礼仪，等等。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作为民俗资料，力求准确、系统地钩稽出相关内容，并适当引用其他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作为参证。其二，丛书致力于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有必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有必要了解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有必要借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甚多，难以一一列举。就其荦荦大端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注重田野调查，将读万卷书





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二是注重类型的、比较的研究,注重把握民俗现象的类型化特征,避免因强调个性化和典型化而误解了俗文学的内涵。三是注重地域性的研究,由考察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入手,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力求臻于“同情之了解”的境地。一般读者在面对《国风》、乐府、宋元讲唱文学和明清章回小说时,常常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三国演义》何以只在描写诸葛亮时热心于运用悬念手法?《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何以大都怪模怪样?喜欢闹恶作剧的悟空和常冒傻气的八戒何以成为《西游记》的中心人物?武松在《金瓶梅》中何以显得并不威风?诸如此类的问题,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常有一种迎刃而解的效果。借鉴民俗学对古典文学研究大有好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编撰,具体到每一部书,不求面面俱到地阐释各名著所反映的全部民俗现象,而以突出重点为基本原则。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相互重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足够的篇幅来阐释各名著的核心内容。以《水浒传》为例,从题材看,这部小说至少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其一,《水浒传》的题材不是单一的,而是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水浒故事,在“小说”总名目下,《青面兽》归于朴刀类,《石头孙立》归于公案类,《花和尚》、《武行者》归于杆棒类。用较为通行的术语来表示,《石头孙立》属于公案故事,《花和尚》、《武行者》属于豪侠故事,《青面兽》属于绿林好汉故事,由此已可见出水浒故事的丰富性;而现存的《水浒传》百回本中的征辽、征方腊故事等,则属于“说铁骑儿”,以战阵描写为主。其题材多元的情形确非一般小说可比。其二,《水浒传》的题材一方面是丰富的,另一方面又有其占主导地位的题材,即豪侠故事。从豪侠特殊的人文立场和《水浒传》对某种情调的偏爱出发,豪侠们被写成一群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与关心事业和家庭的常人不同,他们对这二者看得很淡,





甚至可以说不在眼下。以鲁智深为例,当他出于正义感拳打镇关西时,假如换了一个同样有正义感但不是豪侠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毫无疑问,利用身为提辖的权力,要解救金氏父女,只需按照正常的法制程序办事便可达到目的,何至于亲自动手以至弄丢了职务、成为亡命之徒呢?但鲁智深身为豪侠,只有亲自动手才能显出豪侠的风采,至于会不会弄丢官职,那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豪侠本来就不看重主流社会的事业,官职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辅相成,家庭也不是豪侠关心的对象。《水浒传》中的好汉,一部分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如武松、鲁智深、李逵、石秀、杨志,一部分是结了婚而并不当回事,如卢俊义、宋江(阎婆惜实际上只能算宋江的外宅)。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家庭生活与豪侠是格格不入的,而女性的介入更可能造成对豪侠精力和气质的损害,所以,《水浒传》一再强调它的最出色的好汉“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考虑到《水浒传》在题材上的这两个特点,我们讨论《水浒传》,以江湖豪侠的生活为主,以绿林好汉的生活为辅,集中探讨与之相关的民俗现象,而对其他方面则一概从略。对其他名著,如丛书第一辑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也采取同样的处理原则。

民俗文化涉及到民俗事象的所有承担者,涉及到民族文化生活中的所有人,它是所有民众的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这一特征相适应,我们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也一方面注重学术性,注重历史感,注重内涵的深刻与丰富,一方面注重可读性,注重现实感,注重活泼平易的民族气派,目的是贴近民众,进入民众的生活,并在中华文化的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钟敬文先生在天之灵的认可。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可。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从事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各位专家的认可。



在丛书编撰过程中,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各位先生以不同方式表示关心和支持,令人感佩。这些先生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萧蓬父教授、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中心副主任郭齐勇教授、陈锋教授、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华副教授和副主任曾繁宏女士,谨在此一并致谢!

陈文新

2003年2月8日于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总
序



7



前言

《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古往今来，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也不知消耗过多少学者的毕生精力。不过，读者们被感动，往往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情深意切、难以抉择的爱情，或者是大观园里所有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子们的不幸命运，也许还有贾府烈火烹油盛极而衰的凄凉结局。而学者们所关注的，则常常是有关这部名著的一些至今还不能完全破解的谜：《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脂砚斋评本是真是假？作品内容是否有所影射？作品人物是否真有原型？大观园遗址是否存在？以及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等。正是读者们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和学者们喋喋不休的争论，使《红楼梦》成为了一部最为迷人的小说，也使“红学”成为了 20 世纪名副其实的显学。

然而，《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绝不仅仅限于上面提到的内容。作者对于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节令庆典、文化娱乐、礼仪风俗等等，都十分关注，都有细致而生动的描绘。而这些描绘，不仅能够使我们真真切切地了解那个已经逝去的虽然不算遥远却颇觉隔膜的社会，而且能够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与作品的主人公们共同感受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共同呼吸那个时代的社会空气。正是因为作品提供了如此细致生动、真实感人的社会生活图景，刻画了如此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们才会对《红楼梦》如此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们才能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融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了解《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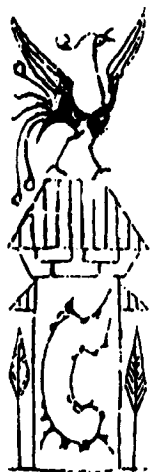


《红楼梦》所描写的生活细节,不懂得《红楼梦》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同情和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真正读懂《红楼梦》。

也许有人会说:《红楼梦》不就是一部小说吗?小说嘛,能够看懂故事就行。这话一般说来并无大错。然而,不了解《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文化背景,不理解与作品人物和情节相关的民俗文化知识,我们就真能够读懂作品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例如,贾宝玉究竟蓄着哪个时代的发式?穿着哪个时代的衣服?佩着哪个时代的饰物?作者为何要这样描写?如果你没有服饰文化知识,就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你对作者塑造贾宝玉形象的用意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即使你能够从别的方面获得认识这一人物的相关信息,但那毕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再如,如果不了解荷包对于清代满洲贵族的各种用途及其文化意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傻大姐拾到的一个绣春囊,为何引起贾府主子那样大的震恐,进而演变成抄检大观园的激烈行动?而抄检大观园是贾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到底有哪些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有鉴于此,本书选择了从民俗文化入手来解读《红楼梦》,也就是通过探讨《红楼梦》里所描写的人们的衣食住行、节令庆典、文化娱乐、礼仪风俗,以便让普通读者更深入了解《红楼梦》人物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家庭文化氛围。这些主要是知识性的,而且可能是琐碎的,因为这些知识必须与《红楼梦》相关,由《红楼梦》而引发。这虽然限制了我们论述的完整性,但也使我们的论述更清晰,更有针对性。我们希望读者能有兴趣读下去,因为这些民俗文化知识也许能对你读懂《红楼梦》进而深入理解《红楼梦》有所帮助。





目 录

总序/1

前言/1

第一章 贾府男人的穿戴/1

- 一、穿戴中的文化/1
- 二、贾宝玉的服饰/6
- 三、贾宝玉的佩物/10
- 四、荷包의妙用/16
- 五、皮衣与裘氅/22
- 六、汗巾和鞋袜/25

第二章 贾府女人的穿戴/32

- 一、发髻与首饰/32
- 二、项饰与手饰/37





三、衣裳裙裾/43

四、内衣鞋袜/49

五、皮服种种/54

六、陈设与寝具/59

第三章 贾府里的饮食/65

一、饮食中的文化/65

二、日常饮食/69

三、珍饈美馐/74

四、大小筵宴/81

五、说不尽的茶/88

六、品茶栊翠庵/96

七、酒与酒具/104

八、酒令种种/109

第四章 贾府过年/120

一、节日中的文化/120

二、贾府忙年/123

三、除夕之夜/132

四、元旦春节/141

五、元宵灯火/146

六、竞制灯谜/154

第五章 贾府的节庆/162

一、清明时节/162

二、端午避邪/167

三、乞巧与鬼节/174

四、中秋节/177

五、重阳吃蟹/184





六、饯花会与消寒会/189

第六章 贾府的礼仪/196

一、礼数中的文化/196

二、礼尚往来/201

三、庆贺祝颂/208

四、称谓拾零/214

五、婚姻嫁娶/224

六、宝玉成亲/228

七、讣告祭祀/234

八、丧葬礼俗/240

第七章 贾府的娱乐/247

一、娱乐中的文化/247

二、看戏与听戏/251

三、戏班与戏子/259

四、抹牌与赌博/265

五、琴棋与书画/271

六、结社与联诗/277

第八章 大观园的建筑/283

一、园林中的文化/283

二、曲径通幽/288

三、山情水趣/292

四、天然图画/298

主要参考文献/304

后记/305

目

录





第一章 贾府男人的穿戴

一、穿戴中的文化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曾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的确，无论什么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贵的，低贱的，只要他活着，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穿衣吃饭。不过，尽管人人都要穿衣吃饭，但并非人人都懂得穿衣吃饭的道理。

在茹毛饮血的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除了想尽办法勉强填饱肚子外，在吃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奢求。至于把植物的叶片或动物的皮毛裹在身上，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型的衣服可穿，那只是为了遮丑和御寒，或许还有一点朦胧的审美意识。穿衣吃饭对他们来说只是生存的一部分，并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含义。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穿衣吃饭问题慢慢地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外，尚有部分结余，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凭借地位和权力占有社会的这些剩余产品，成为社会的有产阶级。有产阶级当然有条件去过比无产阶级优越得多的生活，而这种优越的生活首先就体现在穿衣吃饭上。所谓锦衣纨绔、钟鸣鼎食，就成了这些有产阶级特别是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而为了使贫富悬殊、贵